



今年正月十八，是父亲100周年诞辰。距离他离去，已有11个春秋，但他的音容笑貌，尤其是那些饱含深情的眼神，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尤其最近一段时间，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，醒来后，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。

我家兄妹一共有七人，因为家里人口多，早年生活比较拮据。记得我上一年级时，满心都是对拥有一个铅笔盒子的渴望。时任大队书记的父亲，有次去县城参加三级干部大会，回来时手里握着一个铁质铅笔盒。见到的那一瞬间，我眼中的惊喜与感激如璀璨星辰，而父亲回以我的，是慈祥且满含期盼的眼神。那目光，像一束温暖的光，照亮我以后的成长道路，给予我无尽的力量，让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爱的深沉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父亲受无端冲击被关进一个封闭的院子接受审查。当时只有八九岁的我，每天都会用淘箩装上母亲煮好的饭菜去给父亲送饭。记得那年冬天，大雪纷飞，我顶着凛冽的风雪，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父亲的住处。当我把捂在淘箩里的元麦棍子饭和青菜小心翼翼地捧到父亲面前时，形容枯槁、瘦骨嶙峋的他急忙伸手将我冻红的小手紧紧纳入怀中，眼中满是心疼。随后，父亲用坚毅的眼神对我说：“叫你娘别哭，我没事，你要把书念好！”从他的眼神里，我清晰地看到父亲对我浓烈的血肉亲情、对母亲无限的牵挂和遭遇时代狂潮时的坚强不屈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无比安定。

参加高考那年，命运似乎和我开了个玩笑。作为县中的班干部，我与本科失之交臂，最终以仅超本科线两分的成绩，被一所专科学校调剂录取。得知消息的那天，正值中秋前夕。公社的喇叭里传来我的录取通知，可满心的沮丧让我在床上躺了一整天。姐夫送来录取通知书时，父亲坐在我的床头，他轻声说：“你可以把玉米袋子丢掉了，以后能吃国家粮了！只要你好好学习，将来

做什么工作都没问题。”那一刻，我望向父亲，他的眼神里满是安慰、期盼与鼓励。从那眼神中，我汲取了重新出发的勇气，暗暗发誓，即便只是专科，也要奋力拼搏，不辜负父亲的期望。

后来，通过不懈努力，我在工作上逐步成长，年过不惑时被调任到一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。父亲做了近三十年的大队书记，对公社党委书记一直怀着敬畏之心。那天晚上，我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。他眼中满是兴奋，反复确认：“你是做公社书记吗？是第一书记吗？”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他眼中的喜悦与骄傲瞬间绽放。很快，父亲又用深邃的眼神严肃认真地对我说：“我为你骄傲，但你要记住，台风雨雪灾害，人家朝屋里跑，你要屋里朝外跑。你是第一书记，最要紧的是先要为老百姓着想。”那一刻，我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的不仅是对我的肯定和期待，更包含着对为官之道质朴而深刻的理解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遇到恶劣天气，父亲的话总会在我耳边清晰回响。记得2008年大雪突降时，我主动留守镇政府带班。凌晨四点多醒来，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便是父亲的叮嘱，想到镇农贸市场是用玻璃钢瓦搭建的，于是立即组织一同值班的镇干部，匆匆赶到农贸市场。只见玻璃钢瓦上已堆积了厚厚的雪。我和同事们一边用喇叭喊话一边争分夺秒疏散人员，就在疏散完人群不到一刻钟，不堪重负的玻璃钢顶轰然塌下。望着倒塌的棚架，我心有余悸，同时心中满是感慨。那一刻，我深深地佩服父亲——一个从小没念过书、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，但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老大队书记！

父亲退休后，就一直和母亲住在老屋，守着那承载无数回忆的地方。作为父母最疼爱的小儿子，我常常带着妻儿回去看望他们。每次回家，迎接我的总是父亲那慈爱温暖的目光。屋内，我

和父母谈天说地，分享生活里的琐碎日常，父亲的眼神专注而柔和，仿佛我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世间最动听的旋律。我帮着收拾家务，他默默在一旁看着，眼神里满是赞许。屋外，我陪着孩子嬉笑玩耍，不经意间回头，看到父亲坐在门口，目光紧紧跟随着我们，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，那眼神里的爱意，浓得化不开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做些什么，父亲的眼神就像无形的丝线，始终缠绕在我身边，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。每一次用余光瞥见那慈祥的目光，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家的温度，是父亲深沉且毫无保留的爱，让我无比安心，也让我懂得，无论走多远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，父亲的爱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靠。

然而，岁月无情，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。被肺癌缠身后，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子女们全力救治，可病魔还是一步步侵蚀着他的身体。八十九岁那年，他最后一次住院。在病房里，他虚弱却又坚定地说：“儿子啊，我今年八十九岁了，我争取要活到九十岁。”看着他对生命充满渴望和对未来满怀向往的眼神，明知已无力回天，我却还在心底默默祈祷奇迹发生。父亲去世的那一天，我心如刀绞，恍惚不能自己。

此后，我把对父亲的追思深埋心底。每一个可以挤出的闲暇时间，带着妻儿回去陪伴母亲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功课。源自父亲的生命之树，如今枝繁叶茂，而我乐享亲情，也和兄弟姊妹们一起倾力维系着大家庭的和煦温暖。父亲的言传身教，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，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和尝试。在父亲的百岁诞辰将近之际，我常常从梦中惊醒，往事如电影闪回，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面。他的眼神，尤其不能忘却，烙印在我记忆的最深处。从不习惯抒情感怀的我，也忍不住提笔跟老父亲对话。

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。我思我父，山高水长。

## 旧色光景

◎王蝶飞

我喜欢怀旧  
喜欢躲在旧色光景里打坐  
  
春天的午后，走进休闲农庄  
散养的狼山鸡，在树下悠闲散步  
有机蔬菜翠绿欲滴  
燕子低飞，蝴蝶迷醉花丛  
几只喜鹊立在枝头说悄悄话  
野菜、菠菜、小白菜  
带着质朴与清新

唤醒我儿时的记忆  
  
阳光正好  
灿烂得有点儿铺张  
两只野猫蹿进竹林  
越过我的目光  
几声猫叫，跌碎瞬间的寂静  
我把自己裹进春风  
蹲在草垛旁，偷听  
旧时光的喃喃自语



我慢慢懂得，所谓旧色光景  
无非就是在旧时光里怀想沉思  
亦如一杯光阴的茶水  
浓与淡，都是生活的本色。  
但我仍爱这午后平静的一切  
月季花淡淡的香气  
瞧，那两个女子  
一个在民国，一个在此刻  
在同样的春日午后  
坐在同一朵花蕊中穿越着

## 见到陈慧

◎宋继高



知道陈慧是如皋人，也是一个推着小板车的菜场流动摊贩女作家，大概好几年前的事了，当时觉得，这个身处他乡的如皋女人不简单、了不起，特别是一边推着车行走叫卖，一边坚持写作的经历令人敬佩和感动。正月初五，一群人坐定之后，主人挨个介绍各自的文学成就和人生经历，介绍到她时，特别大声说：“她就是菜场女作家陈慧！”我抬头朝她看去，短发，质朴，上身穿一件墨绿色毛衣，可能是长期风里来雨里去的缘故，她皮肤偏黑，全然没有一个作家的样子。

我站起身，与她握手，告诉她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我还在认真浏览《东皋书院》发布的有关她的信息。我知道，2025年1月31日《人民日报》以《烟火人间的记录最可贵》为题，介绍了她的写作经历和创作成就；我知道，她跟随养蜂人辗转四个月，推出一本新书《去有花的地方》，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；我也知道，正月初六，如皋市文联、如皋市全民阅读促进会、如皋市作家协会、如皋新书店将为她举办这本书的分享会。

在场的人，都有些好奇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提了许多问题，陈慧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没事儿，想问什么，大家都可以问，我是一个坦诚的人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”

她告诉大家，自己每天晚上八点半关机睡觉，凌晨四点半起床，到镇上指定的地方摆摊。上午半天推着摆满小百货的推车，行走，叫卖，下午小休半个小时后，就是读书、写作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已成为生活规律。她的《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》《世间的小儿女》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，这三本书，大致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。

2024年的《去有花的地方》，开的是一个盲盒。她要跟着养蜂的人走。起初，养蜂人不同意，认为一个女作家难免娇滴滴的，添麻烦。可看她骑一辆高大威猛的摩托车，再看看她那黝黑的皮肤，风风火火的做派，没有一点女作家的娇气，便同意了。在此后的四个月里，陈慧首先是一个养蜂人，转场、搬家、运输、跑腿，她一样没少干；烧水、做饭、洗衣服，她还主动承担了养蜂人一家的部分家务，但她始终没忘记自己更是一个作家，她要通过自己的参与、体验、观察、学习和研究，用手中的笔，记录养蜂人的生活，创作一部作品。所以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养蜂人早已进入了梦乡，她还在电脑上码字，这四个月，她的生物钟被打破了，但她说：“值得，非常值得！”

她告诉我们，她喜欢骑摩托车，就在前两天，她还骑行了750公里，速度与激情是她生命的主旋律。

她还告诉我们，她不喜欢做“网红”作家，她对流量不感兴趣，对直播带货更不感兴趣。她说，我就是我，上午摆摊，下午写作，不看人脸色做事，不靠流量生活。正如《人民日报》载文所说：“对陈慧来说，写作，不过是生活的旁逸斜出。她每天在这热腾腾的世界里进进出出，忙忙乱乱，这或许才是接近某些本质的最好状态和方式。一个普通人的感受和发现是不可忽略的，因为属于个体，无可替代并且宝贵。这碎片的、浑然的、无意具象的人间最末梢，有穿透时光的力量。”